

远行  
译丛

# 曼波鱼大夫航海记

〔日〕北杜夫 著  
曹艺 译

## どくとる マンボウ 航海記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どくとるマンボウ

航海記

# 曼波鱼大夫航海记

〔日〕北杜夫 著 曹艺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9827

**DOKUTORU MANBÔ KOKAIKI**

by Morio KITA

Copyright © 1960 by Kimiko SAITO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imiko SAITO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曼波鱼大夫航海记/(日)北杜夫著;曹艺译. —
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远行译丛)

ISBN 978-7-02-012292-9

I. ①曼… II. ①北… ②曹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  
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6409 号

出品人 黄育海  
责任编辑 卜艳冰 王皎娇  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08 千字  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 
印 张 5.75  
插 页 2  
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292-9  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上船缘由          |
| 8   | 这就是大海         |
| 16  | 会飞的鱼、潜水的人     |
| 23  | 新加坡种种         |
| 33  | 从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    |
| 45  | 苏伊士——胡搅蛮缠的爱国者 |
| 56  | 大夫我，常闲偶忙      |
| 65  | 非洲打鱼          |
| 74  | 葡萄牙的老港口       |
| 83  | 到德国当老实人，然后又…… |
| 93  | 伊拉斯谟之城雪纷纷     |
| 100 | 安特卫普雾浓浓       |
| 107 | 巴黎的剃头匠教授      |
| 121 | 敝人预言之破产       |
| 126 | 海量名画及其他       |
| 138 | 盲肠和亚历山大       |
| 145 | 妖物横行的大海       |
| 152 | 关于书，关于船员      |
| 159 | 科伦坡的咖喱饭       |
| 166 | 归来的燕子和曼波鱼     |
| 174 | 后记            |

## 上船缘由

马达加斯加有一个近乎神明的存在，叫“阿塔奥克罗伊诺那”。这是土人对它的称呼，意思大约是“某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”。我的几个朋友想必受了它的眷顾：一人想炼成飞檐走壁的神功，飞身蹬上墙后不幸坠落，尾椎骨上平添裂缝；另一人要寻短见，一次吃八个苹果，妄图撑死自己；还有一人为学者，却不好好讲课做学问，一心想成为光荣的间谍，并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……要不是他们怂恿我，我才不会去航海呢。

早年，我打算去德国留学，本本分分参加了留学考试，天晓得因为什么，资料审查这关就没通过。我懊恼了，考虑要不要屈尊炮制论文一篇，来糊弄那些个文部省的评审委员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M 给我支了一招。

这个 M 和我同为某大学附属医院的大夫，供职于同一个部门，是我的学长。他在纽约的一家医院工作一年，前不久刚回国。在纽约工作有违其初衷，他本是要浪迹天涯的。去美国之前，他躲在研究室闭门不出，搞发明创造——烤软玻璃管，拗弯了，再接上烧瓶，一头插香烟，使烟气通过烧瓶里的水。依他所言，这是水烟，害怕得肺癌的美国人会争相购买。研发阶

段，他心如止水，吞云吐雾一整天，烟气过水的咕噜声不绝于耳，此情此景很是值得一观。事实证明，这套匠心独运的水烟装置在大洋彼岸无人问津，以至于他在美国只待了一年便铩羽而归。

他对我说：“你啊，去当船医呗。出国立马溜掉。”

“天才啊！”我惊叹道。就这么着了。

“你应该不会去做研究吧？”他问我，“你怎么打算的？”

“我给智障儿童福利院写了信，那儿肯定不把我当外人。”

“你太智慧了。”他表示钦佩。

当船医——好一个大计划。事不宜迟，我觑着脸去了一家海运公司，说自己没出过海，能不能带上我试试。接待我的股长说这事不好办，许多大夫都是冲着能出国开眼界才来应聘的，中途甩手不干者大有人在，在我们公司当船医，至少签三年合同。听口气，早看穿了我的小九九。对方不是吃素的。矮墩墩的股长屡屡郑重提及“合同”两字，令我产生了幻想：在异国他乡的码头，我落荒而逃，股长紧追不舍，手里挥舞着“合同”。后来，我说自己是精神科的，不擅长手术，股长就吓唬我，说他们公司货船多，卸货时免不了有人受伤，断手断脚砸破脑袋，司空见惯。

初次求职碰了钉子。直到去年<sup>①</sup>11月份，获悉水产厅的渔业调查船在物色船医。这艘船计划在大西洋开辟新的金枪鱼渔

---

① 1958年。

场，途经欧洲，几天后就要出海，船医却还没有落实。水产厅说不拘专攻，是医生就行，连实习医生都录用。消息来得实在太突然，必须在一两天内决定，老实说我犹豫了——毕竟我是有工作的人，为人也还算踏实。M等人觉得有戏，纷纷怂恿我：停靠这么多地方，多难得呀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了，到了外国，逃不逃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别忘了到处走走看看，长长见识，还有，金枪鱼管饱，多棒啊……听说这艘船确实会途经挺多地方，新加坡、苏伊士运河、葡萄牙里斯本、德国汉堡、荷兰鹿特丹、比利时安特卫普、法国勒阿弗尔、意大利热那亚、埃及亚历山大、斯里兰卡科伦坡等等，挺长见识。

我打电话给水产厅，阐明意向，对方大喜。原本要上船的大夫由于个人原因退出，之后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也是精神科的大夫，结果单位不放行。这一来二去，出发比原计划晚了半个月，不能再拖了，水产厅考虑不带船医就出发。事发突然，最终我懵懵懂懂地决定上船。哦，对了，本人所在部门来年春天要举办学会，或许不会放我走吧……不料教授慧眼识蠢材，对于我全然不抱期望，痛快允许。这也难怪，我在医疗部工作多年，愣是没写过一篇论文。此外，医疗部的员工原则上隶属于某个心理或病理研究室，听从组织命令，从事共同研究等，我一心逃避课题，偏安小房间一隅，祭出“宇宙精神医学研究室”招牌，自封“主任”，成天看 UFO 等题材的闲书，隐遁度日，边缘得很。

就这样，难题逐个解决，上船行医已是板上钉钉，我反倒

慌了神。离起航只有三天，我向水产厅提出交涉，说自己无论如何还要准备准备，能不能推迟两三天出发，结果被一口回绝。他们自有道理——给我时间慢慢准备，保不准就反悔了，节外生枝最最可恶。

这艘船叫照洋丸，最早听说是八百吨排水量，觉得有点小，后来水产厅的人说是七百吨，再后来，我看了照洋丸的说明，写的是“602.95吨”，越来越小。实物该不会是烧煤的小火轮吧？

我去东京湾看了实物，但见一艘白船，英姿飒爽。船身是货真价实的钢筋铁骨，不过“体型”确实不大，它从次日起航的宗谷号破冰船一旁驶过，相形之下，宗谷号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山丘。照洋丸上医疗设施齐全，船医宿舍老实说让我挺失望的。小一点无所谓，可单间总能保证吧？我住的是双人间，还是高低铺。所幸的是，同寝室的三副虽然眼神狰狞人堪比鲨鱼，却与人为善，表里反差之大可谓恶魔的恶作剧。出海后，船就是整个世界，隐私只在宿舍有，万一和一个脾气毛躁、梦话连篇、眼神猥琐、嗓门尖利、牛皮烘烘、爱管闲事的梅毒兼疝气患者同居一室，日后的郁闷可想而知。话说回来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小气话少说为妙，殊不知高级船员以外的人都睡在船底大舱里，拉下床帘的睡铺就是他们仅有的私人空间。

起航前三天，一向怠惰的我简直遭遇了世界末日。平时连床铺都懒得整理，如今却要打点行李，这行当我天生做不来。打开行李箱盖，往里塞了几本书和一些衣服就累了，兴味索

然，不知不觉翻开漫画书看。那些个曾经出过海的家伙频繁来访，向我面授机宜。我受其教唆，考虑到印度洋一定很热，便把短裤塞进行李，又想冬天的北大西洋一定寒冷，又把登山用的冲锋衣带上了。拥有古怪笔名的同事兼作家 H 出现，说海上常有小山般的大浪，玻璃杯眨眼间灰飞烟灭，你好自为之云云，描述极尽夸张之能事，为此我特地买来金属杯子和烟灰缸。心理学家兼国际大恶棍 A 登场，告诉我用机关枪扫射大鲨鱼极其刺激有趣，我摆明搞不到机关枪，他便极力渲染在船上喝咖啡如何美味，我便买了雀巢咖啡。这期间，我必须妥善收尾医疗部的工作，参加体检和打疫苗，去海运局拿海员证，晚上还得跟那帮人喝酒。置办经费到手，我添置了照相机、尼龙衬衫和圆珠笔，物质生活一时间极大丰富，以至于行李越发难以收拾。尤其在 M 的煽动下（他说细碎的日用品多多益善，在国外花钱买这些小玩意顶划不来），我又去购入海量牙刷、擤鼻涕纸巾等等，都能开一家小店了。说起这细碎之物，实在是无穷无尽，局面险些失控，一怒之下我发誓再也不添东西了。

其实，他们还是出了不少好主意的。M 说，别买什么手信，省下钱来喝酒，多喝一杯是一杯，还让我带上写生簿。我说没时间写生吧，他说非也非也，旅途漫漫，不如静下心来写写生，日子好打发，再者写生跟拍照不一样，别具风味。果然妙计！于是乎我去买来许多画纸和铅笔，多得可以用来喂羊，到后来一幅也没画。A 献计，带些包袱方巾去，我说带这玩意作甚，他说你不懂了吧，在国外行走江湖，遇到贵人相助，你没钱

报答，或是直接给钱不妥，就送一些包袱方巾吧，当然，没必要送丝绢做的高级货，你就搞一些商场送的赠品带上，闲置在家也是浪费嘛。又是妙计！于是我又带上几块商场送的包袱方巾——最终什么用场也没派上。航海期间每每邂逅佳人，欲以包袱方巾相赠，偏偏没有随身携带。我用它们打发了胡搅蛮缠的埃及领航员，或是送给与我方便的日本同胞（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举）。同胞觉得这方巾必是名贵之物，后来发现上面竟有商场的赠品标记，不免大跌眼镜。在此澄清，这是 M 的主意，责任不在我。

好不容易熬到 11 月 15 日。起航前两小时，我提着两大箱行李呼哧呼哧登上了照洋丸，把行李从箱里翻出来摆放好，就到了起航时间。三天来我累得筋疲力尽，再加上酒精作用，竟无半点感慨歔歔。无数送别的彩带迎风飘逸，猎猎作响，颇为赏心悦目，孰料很快演变成尴尬的一幕：船上的人和送别的人或挥手或抛彩带，不能间断，而牵引照洋丸离岸的拖船慢比老牛，以至于双方一直持续着互动，累得七荤八素。依我看，不如双方各执缆绳两端拔河，输家扑通栽进海里，倒也有趣。

就这样稀里糊涂离开了日本……想必您会这么想。其实第二天，我仍然走在新宿街头呢。

起航当天的傍晚，船到达千叶县的馆山，停泊一天装大米。靠近馆山时，无需值班的船员查阅列车时刻表，准备回家。其中一些人家住得挺远，回家后稍作停留，又得搭上返程列车回船。对于在海上生活的人来说，陆地和家就是如此金贵。我没

想到这么快又要回家，正迷茫困惑，大副建言：“大夫啊，你出了海就知道了，在榻榻米上多睡一晚有多好……”

我被他的话打动，当晚就翘着脸回了东京。第二天在新宿闲逛，心情安详舒适，看看电影打打柏青哥，体味偷渡汉的心境，有一种特别的快感。这次出海来得突然，我只告诉了一小撮人，再者我爱吹牛，大部分朋友不信我的话，以至于日后航海归来，竟然还有人怀疑我：“听说你上金枪鱼船了。真的么？该不会在什么地方藏了大半年吧？”事实上，我只不过在日本多待了一天而已。

这事我跟谁都没说。那天刚好有事找A，电话那头他惊呼道：“怎么?! 这么快就溜出来了!”

## 这就是大海

这下真是远离日本了，我还是没闲心发感慨。行李刚整理妥当，马上着手检查宿舍隔壁的医务室——只见瓷砖地板上，礼品箱子药品盒子堆积如山，几乎无处落脚，都有些什么物件，它们都在什么地方，全无头绪。医务室附带一个三平方米大小的小间，放着药柜和一张小床，同样是堆满了箱子盒子。我在这里发现干瘪的椰子果实一枚，是照洋丸去夏威夷的时候来到医务室的。

大船的生活环境怎么样我不清楚，这艘船一路上噪声喧天。医务室所处位置不佳，引擎和螺旋桨的巨响不绝于耳，手术台颤抖不止，房门咣当作响。小间的床供病人使用，病人躺着休息，又是振动又是噪音的，病情恐怕会急剧恶化。我检查药柜的抽屉，清点药盒里满满当当的药品，消毒注射器和纱布，总算消停下来（有人认为我满嘴瞎话，这种人应当被猪吃掉）。听说船医闲得要发霉，事实令我颇感意外——我还在忙活着，就已经有几个人来配药了。询问症状，这才了解到不少船员在出海前一晚或通宵作乐或喝酒买醉，不是坏了肚子就是感了冒，起航当天必然涌现一拨病人。

夜幕降临，走上甲板，四周已然是漆黑一片。灯光会影响航行，因此船上所有的光亮都被遮蔽，船体显得格外黑。黑魑魑的海面上，照洋丸慢悠悠上下晃动着破浪前行，船头激起的浪花泛着白沫，潮乎乎的海风拂过耳际，须臾，右手边的地平线上升起一弯纤细的新月，流出几缕银光。我呼吸着海风，感受船体缓缓地倾斜、抬升、下沉，莫名的感动顿时溢满心胸。

第二天，海面动荡起伏。日本方向上空有云集结，下方好像有海岛，模模糊糊，不能肯定。被船头击碎的波浪化成无数飞沫掠过，将前甲板洗了个透。远处的海面仿佛黏土做的静物，靠近眼前时便有了生气，腾挪跃动起来。太阳在云间时隐时现，海面的风景随之变化。较之山上的风景，海景的变化多样且迅速，失范而无常。我走到浪花所不及的后甲板，倾听风啸潮喧，久久注视如熔岩般澎湃起伏的波浪。铅灰色的大海巨浪滔天，肃穆又庄严，它是原始的熔炉，是孕育生命的最佳场所。船上的金属器件和绳索上结了盐霜，我的手指咸咸的，黏黏的，回到船舱内，分明感觉海水的芳香浸透了全身。

置身于广大的气场之中，我诗兴大发，吟了一首：

这就是大海

这就是所谓的大海

啊——

它的水

充满了盐分

这首诗很不怎么样，实在不足以自夸，我便念了一首真正的诗，那叫一个凄美，布莱斯·桑德拉尔作：

黄昏

拽着血肉模糊的野兽尸体

走在海岸边的

是我

这时

波涛间站立起无数的章鱼

夕阳

桑德拉尔的大名在日本恐怕没几个人知道，这个人想必是受了“阿塔奥克罗伊诺那”的眷顾降临人间，放浪的一生如荷马史诗般宏伟。仅仅把他去过的地方、做过的买卖简单罗列，都要写上好几页，在这里按下不表。1887年，他在巴黎出生后仅五天，就经历了生平第一次旅行——去埃及见他的父亲。到了长青春痘的年纪，桑德拉尔动辄给女人献花，被父亲禁闭在七楼的房间里，他施展不亚于杂技演员的伎俩，从阳台成功脱逃，坐上火车，和一个游商结伴而行，到俄国、亚美尼亚和中国做买卖。打那以后，他再也没见过父母兄弟，居无定所。他在法国养蜂期间，就搬了二十八次家。他在伦敦的音乐厅表演魔术时，一个临时扮演小丑的医学院学生与之同台演出，这

个学生在后台潜心阅读叔本华的著作，名曰查理·卓别林。他在加拿大开拖拉机。他乘坐开往美国的波兰移民船，数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。在纽约，他流浪之余常去图书馆，早年的诗作被阿波利奈尔所剽窃，也不以为意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桑德拉尔从军，潜心观察兵士们如何小便，醉心于研究打呼噜和炮弹的关系，其间失去了右手。之后桑德拉尔变本加厉地改换职业，或投身于吉卜赛人当中，或溯亚马孙河而上，事迹不胜枚举。

桑德拉尔在流浪期间著作颇丰，到了花甲之年，他宣称发觉自己有写作的才能。据说他精力过人，接二连三推出新作，每一本书的作品一览末尾都有一行字——“尚有三十三册行将付梓”。短短一句，尽显风骨。

上船行医，我最担心的还是晕船，不知道自己扛不扛得住。六百吨的船想必晃荡得厉害，必须做好心理准备，如果船医第一个倒下，那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为此我打电话给朋友，他以前是海军军医。

“这个嘛……反正我是趴下了。刚上船那会儿，让人在床边摆了一个大油桶，吐了个底朝天。”

不妙！我又去找了随航空母舰去过珍珠港的亲戚。

“就算你在航空母舰上习惯了，转移到小驱逐舰上，照吐不误。”

问小驱逐舰有多大，答曰两千吨。我心想这下完了。

M 曾经乘坐一万吨的客货滚装船沿大圆航线往返于太平洋两岸，拒不承认自己晕过船。他这样说：“那船啊简直了……天旋地转啊。经过阿留申，震荡可真剧烈，休息室的椅子翻倒，锅碗瓢盆飞起来，倒是引擎一直咣当咣当不停转，我想你倒是歇会儿呀，它淡定得很。真受不了，当时我都蒙了。”

事已至此，我豁出去了。

离港第二天，新来的服务生蹲在走廊哇啦哇啦不停呕吐，我没什么不适，平添了几分自信。船上还有三个初次出海的人，吃饭时间不见他们的踪影，我又得了几分自信。为防止餐具在恶劣天气里跌落，餐桌上装有木格子用以固定。我虽然没有食欲，但通过做瑜伽，向玛雅的精灵、印加帝国的太阳神、日本的正哉吾胜速日天忍穗耳尊、希腊的恐怖巨人恩克拉多斯、古代非利士人的主神大衮等等祈祷，没有落下一餐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谦虚地坚信：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晕船，并时刻准备着那一刻到来。

船靠近冲绳。那天上午，晴空万里，海面是一望无际的碧蓝，鲜明如倾倒了油画颜料一般。船离开馆山之后，海浪一刻不停地冲刷着前甲板，而眼前的大海竟如此安详，我受宠若惊了。卧于船桥，仰面朝天，青空如洗，白云朵朵，若非桅杆悠悠摇晃，真以为船停了，宛如轻摇静摆的巨大摇篮。

岂料这是大海玩的障眼法。当天深夜，海面上出现风暴前兆。两点刚过，半梦半醒的我被物体相击的喧嚣吵醒，四周已经是噪声一片。隔壁医务室传来金属的撞击声，跟医务室隔一

条走廊的炊事间传来陶瓷的碎裂声，再加上波涛抨击舷窗的声音和不间断的引擎噪声，根本无法入睡。我睡上铺，掀开床帘往下瞧，文件和铅笔等散落一地，桌上物品随着船身摇摆左右突，碰撞跌落。此情此景，让人联想起宙斯手持雷电大战巨神的场面。

医务室里音响骇人，便起床查看——我的天爷！瓷砖地板上尽是水，船身每摇晃一次，海水从排水口倒灌进来，扑腾扑腾溅起浪花。我的裤子本是挂在手术台上的，现如今荡漾水中，笨重的消毒器也滚落下来，摔个底朝天，叠放在医务室一角的木箱全部移位，硕大的手术灯连连撞击手术台，巨响令人精神崩溃。我呆若木鸡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拾起湿漉漉的裤子，扶正消毒器，捡起打破的烧瓶。手术灯依然摇头晃脑，别无他法，干脆把它放倒在地，第二天就五花大绑起来。回到房间，同样是一片狼藉，收拾无从下手。我束手无策，看了看下铺的三副，此人竟如吞下一头牛的巨蟒一般蜷卧着，顾自蒙头大睡，全然不为所动，真不要脸。我顿觉醍醐灌顶——船员本该如此，手忙脚乱又有何益？爬上床，心想爱怎么摔怎么摔，摔它个万劫不复才好呢。心境可谓残忍。

天亮后，颠簸稍有收敛，看舷窗外，浪大如山。三副起了床，啧了啧嘴，动手收拾烂摊子。本以为他会花点心思好好摆放，不料只是随手一搁了事，一会儿东西又掉了下来，他咋舌，捡起放回原处，这会儿船摇摆的方向变了，物品总算稳住了。三副真有一套。